

曾雅娴
燕明婵
著

柳永传

应是良辰好景却虚设

柳永 宋朝第一“网红”文人

他有不错的家世却一生颠沛流离
他浪迹莺歌燕舞中看似放浪形骸
却为一个女人憔悴终不悔，看不见的一切，如此情深意长

让我们重回宋朝，偶遇真实而生动的“柳七郎”



清华大学出版社

曾雅娴 燕明婵 著

柳永传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柳永的词一直被大众所喜欢,可是,关于他的身世却是一个千古之谜。

本文采用词与故事相结合的写作手法,从他的词里寻找蛛丝马迹,以时间为连线,将柳永的一生串联起来。

这不仅仅是一本单纯的宋词解读,它用故事的形式,让人们在阅读的过程中,不但读懂了词的原意,更看到了柳永这一生背后所经历的沧桑往事,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柳永。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柳永传 / 曾雅娴, 燕明婵著.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8
ISBN 978-7-302-47780-8

I. ①柳… II. ①曾… ②燕… III. ①柳永(约 987—1053)—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70409 号

责任编辑: 杨静华
封面设计: 常雪影
版式设计: 楠竹文化
责任校对: 赵丽杰
责任印制: 刘海龙

出版发行: 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 100084

社 总 机: 010-62770175

邮 购: 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 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 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 三河市铭诚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45mm×210mm

印 张: 6

字 数: 149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定 价: 39.80 元

产品编号: 073685-01

目录



卷一 崇安少年恁多情

少年志	003
白水村	008
童年伴	012
扬州城	015
归故里	018
杭州城	024
遇知己	028
许终身	032
故人逢	036
往事荒	040

卷二 把酒花丛曲未尽

诉心肠	045
付韶光	049
玉无情	053

两心同	058
断情丝	063
醉平生	069
寻芳迹	073
逍遥游	077
识君面	080
花满庭	083

卷三 落第才子天可怜

君子意	089
缘当尽	093
配成双	098
试春闱	102
自风流	107
皓月圆	112
屡落第	116
新生儿	122
情难却	126
浮名远	130

卷四 繁华依旧人情漠

兰舟催	137
初心变	141
世事非	145
悼亡妻	149
留不得	153

君恩下	157
生平愿	162
游宦苦	167
念当绝	172
离人间	176

卷一

崇安少年恁多情



少年志

几缕青色的烟云映照在莺燕私语的大地上，平添了几分落英香。

此时六月的崇安迎来了盛夏的第一场雨，淅淅沥沥，随同淡灰色的云雾一同笼罩着武夷山。九曲溪暗蓝的湖水沿着山川的轮廓缓缓流动。船夫收了桨，任由渡船顺水而去。恬静天地间，远处的白水村若隐若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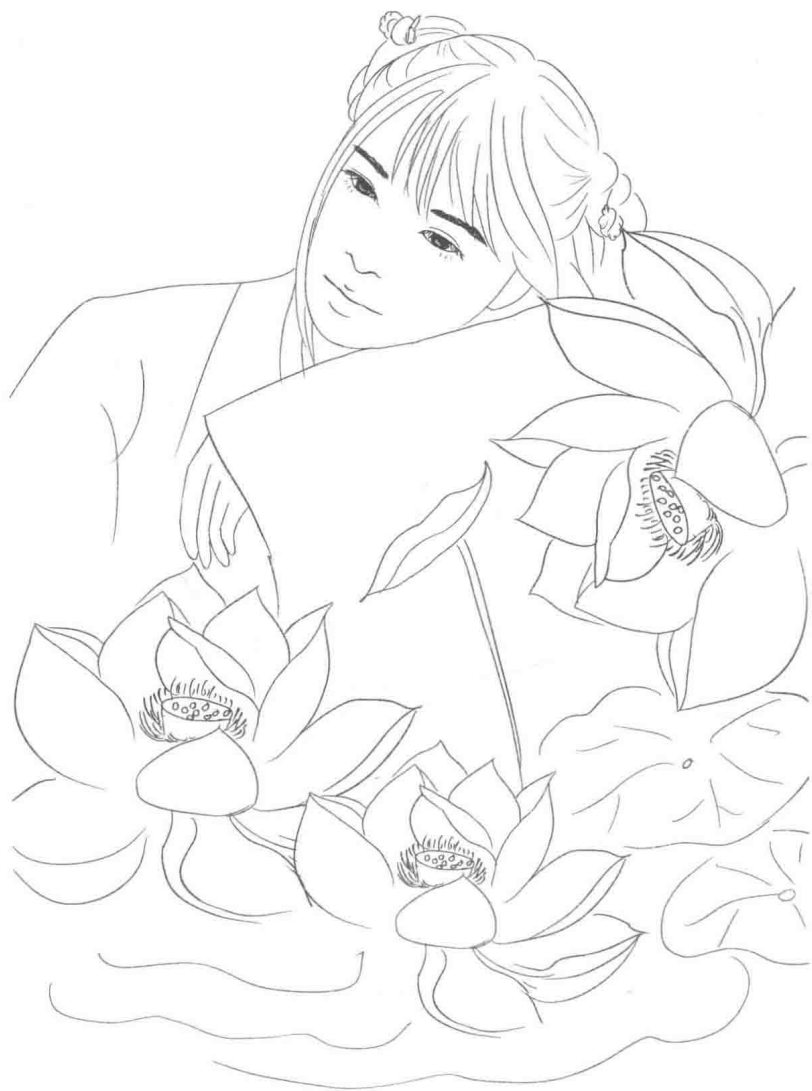
渡船停泊靠岸，船上的一行人改乘马车继续前行。

白水村，位于武夷山鹅子峰脚下，也是这一行人的目的地。蜿蜒的山路上，马蹄敲打在路面发出清脆的回音。碧绿的水稻在风雨中恣意摇摆，沉睡的村庄被雨声惊扰，逐渐苏醒过来。

低矮的楼阁深处发出各种各样的声响，农户们戴着斗笠准备出门，女人在家里忙碌穿梭，清理庭院，准备菜肴。书院里时而传来孩子们清亮的读书声，时而传来他们玩闹的欢笑声。各类铺子的大门陆续被打开，菜贩子的吆喝声此起彼伏。

即使是在距离济州如此遥远的地方，亦充满了俗世烟火的凡尘气息，有人的地方，便有炊烟袅袅，热闹喧嚣。不同的是，繁华与寻常。

马车走过曲折的山路，终于行驶到平坦的村道。远远地就闻到一股幽静恬淡的清香，就好似这层峦起伏的山岭有着莫名



的力量能将香气汇聚、盘旋，经久不散。

挑着担子路过的百姓们把目光停留在马车休息的方向，心中好奇这究竟是谁家的马车，或是哪户人家有贵客来访。

只见马车的背后，衣袂轻扬，一个身手敏捷的白衣小童正穿越一片青莲，一条较为狭窄的木质小桥通向不知名的地方，小桥两边池塘里的莲花层层叠叠，开得正浓，一朵接一朵的硕大花瓣被露水沾湿，风一吹来，那抹洁白就随着露水飘到了池塘里去。

此刻，那白衣小童仿佛就在一片莲海中穿行，这片不染尘埃的出水芙蓉令他欢喜异常，玩心大起。此情此景里的他，落在他人眼中，亦是一个如莲般清明如雪的小顽童。

小童跪坐在小桥上，俯低了身子，凑到一朵半开的莲花上，闭目深嗅。那一脸的无邪与淡雅，就如一朵次第开放的莲花，被天地催醒，使得整个盛夏在他的面前都失了颜色。

他，就是柳宜最小的儿子，柳三变。

君子有三变，远望庄重，近观温和，言辞凛然，翩翩君子。

再者，老子的《道德经》有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许慎的《说文解字》一书中，亦有言：“三，天地人之道也。从三数。”“三”仿佛能带给整个世间无限多的可能性。万物皆由此而起，它所有的可能性都充满了未知的神秘，层层叠叠，环环相扣，就如同奇门遁甲里的九宫位一样。第三宫，属东方震位，在九宫术里更有三生五死的解说。于是，“三生”便意味着重新开始。

“三变”，对柳三变而言，包含了父辈们深刻的期望，而命运却悄无声息地引领着他走向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即使出生在远离故土崇安的济州费县，但因为父亲柳宜被任命为通判，官政制度不得携带家眷前往，所以在这一年的夏天，他跟随母亲回到了崇安故里。

年少孩提时，柳三变便经历与父亲分离，幸而有母亲和哥哥

们一起，分离才没有那么难过，未在他小小的心里留下阴影。但在他此后的人生中，却尝尽了离愁别绪，深深明白了那兰舟催发时无语凝噎的刻骨与无奈。

不知是巧合，还是宿命的安排，故乡崇安对年少的柳三变影响颇深，他在此地读书、生活、玩乐，度过了他的总角年华。

白水村唯一的书院，坐落在西面临山的地方。背靠巍峨青山，苍翠掩映下的书院显得更加钟灵毓秀，完全不似寻常乡间小书院，在这里读书习字的孩子们平添了一丝灵气。

每天破晓，柳三变就要和哥哥柳三复、柳三接一同前往书院学习。烟云笼罩的鹅子峰苍翠碧绿，从山上流入书院的溪水，汇聚成一个形似梅花的池塘，倒映着这满山的色彩，好似被晕染开的海市蜃楼，妙不可言。

柳三变和哥哥们每次经过这里的时候都要净手，然后才回到各自的“斋(宋时学堂)”里，开始一天的读书学习。冰凉的溪水轻柔地流淌在指缝之间，晨起还未完全消散的困意瞬间就烟消云散，整个人神清气爽。

柳家是儒宦世家，他们的祖父柳崇曾以儒学著称，名扬天下。柳崇的六个儿子人人做官，皆为朝廷的栋梁之材，可是他自己却终身未踏入仕途。柳三变的父亲柳宜，是柳崇的长子。柳宜是整个家族中和柳崇的秉性最为相像的人，是以即便当了官，也是底层奔波劳碌的小官。

柳宜严于律己，家风甚严，三个儿子年纪轻轻就彬彬有礼，满腹经纶。而在赵匡胤建立宋朝之后，朝廷实行“重文抑武”的政策，使得整个社会的文风得到空前繁荣。这样的世风给了柳家的子孙们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对于天生就不凡的柳宜三子来说，他们想要从众多的读书人中脱颖而出，是何其简单的一件事。

然而，脱颖而出容易，想要在仕途上平步青云却并不容易。科考，是一道公平的门槛，考生们不止要有才华在身，还要胸怀有为国利民之策，对圣上更要忠心耿耿，懂得官场法则，才能适者生存。

柳家亲眷来到白水村不久便备受瞩目，书院甚至是白水村的百姓们都给他们取了一个雅号，叫作“柳氏三绝”。三兄弟中，柳三变虽然年龄最小，却是最受关注的一个。

白水村

风轻云淡的日子。

天性爱玩的柳三变与哥哥们道别后，独自一人离开书院，往鹅子峰而去。夫子教的文章他都倒背如流了，待着实在无聊，这才起了逃课的心思。他必须赶在哥哥们放学回家之前返回，这样母亲才不会生疑，责备他逃课出去玩。

沿着人们经年累月踩出来的小路拾级而上，一地的碎石踩在脚底有着坚硬的质感。每走一步，地面就会发出“咔嚓咔嚓”的摩擦声，在幽静的树林里显得尤其的调皮可爱。柳三变很喜欢这样的感觉，这一切都是上天创造的，而此刻，是他与神秘上苍离得最近的时候。

阳光穿过苍劲而高大的松柏斑驳地照耀在山壁上，暗绿的青苔一簇簇从石缝里恣意生长，越往上走，潮湿的空气就越发清冷，泉水流动的声音渐渐逼近。树林把人隔绝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远处的诵经声穿透这片林子，一字一句地传递入耳。

柳三变不自觉地止步，站在原地凝神听了一会儿，便提步加速往声音发出的方向走去。这样的声音就跟此处风景一样干净敞亮，令他心生欢喜。

错落的千峰万壑间，远远地就能看到一座寺庙屹立于山头，云层环绕，仿佛将其悬挂，此间看去，就像是一座空中楼阁，静默

而巍然地俯视苍生。

寺院的红色拱门有被岁月冲刷过的痕迹，掉落的朱漆洒在墙角，看起来有些年代了，风一吹来，四处飞散。柳三变站在门前仰起头看着牌匾上的“中峰寺”三个字，脸上扬起欢快的笑容。

耳旁传来“叮叮咚咚”的泉水声，加上走了许久山路，柳三变更觉口渴难耐，很快就找到了拱门侧面流淌着的小股清泉，两手掬一捧泉水，入喉清甜，沁人心脾，辛苦跋涉也都值了。

柳三变不知道自己去了多少次中峰寺，每次去都如同第一次去一样，始终不会感到厌倦，流连不愿离去。山中寺里，他文思通透，轻声念悠，作起诗来：

攀萝蹑石落崔嵬，千万峰中梵室开。
僧向半空为世界，眼看平地起风雷。
猿偷晓果升松去，竹逗清流入槛来。
旬月经游殊不厌，欲归回首更迟回。

白水村是清远之地，有着繁华都城里没有的宁静安然，这恐怕便是柳宜选择让他们回到故乡的原因。只有在这样的地方，才能心无旁骛地读书生活。也或许唯有用这样的方式，他才能从儿子的身上寻到那些因为仕途而缺失的纵情与自由。

在这里，即使天色已近黄昏，夕阳也仍旧有着充沛的力量，它可以穿过一切尘埃抵达村庄和路面，就连高处的山峦，也被渲染出一圈绛紫色的光圈，将丛林团团覆盖。

穿过白水村热闹的市集，往东而去，门前种着两株桃树的人家就是柳三变的家，大门正中挂着写有“柳宅”的一块大匾。柳三变从书院回家的路本不到一盏茶工夫的脚程，可他常常被市集的热闹吸引，总能走上一两个时辰。

帐篷下卖烧饼的矮个子摊主一边收拾摊位一边和卖饺子的大婶闲话家常；胭脂铺的老板吆喝着伙计把胭脂盒换个方向摆

放；茶铺里人满为患，店小二忙碌地穿梭在顾客中间；说书的老人敲起面鼓，引来嘈杂的掌声；街角卖艺的杂耍团敲敲打打卖力表演……

来往的行人偶尔瞧上一眼，匆匆而过，唯有一群小孩站在原地驻足观望，拍手欢呼。他们是最真诚的观众，他们的生活简单无忧，他们的世界明朗充满乐趣。

晃眼间，柳三变已经七岁，玩性更大了，又因为聪明俊朗，很多小一些的孩子都喜欢和他一起玩。奔跑在街道上的孩童们看见他，都大声地向他打招呼，也会常常拽住他一起加入游戏的行列。

被笑声所诱，柳三变快速地融入他们。溪水环绕的村庄给孩子们带来了无限多的乐趣。卷起裤管和袖子，他就和玩伴们一同跳入清澈的小溪里。泥土里的泥鳅、黄鳝被这热闹惊扰，吓得纷纷逃窜。这些顽皮的孩子一边追在它们的后面，一边用自制的网兜用力捞起，一个也不放过，还有硌脚的田螺，随手拣起几个丢在泥鳅、黄鳝中间，回家的时候衣襟里裹着的是满满的战利品。

为了这些战利品，柳三变身上的白衣脏得惨不忍睹，回到家后令柳母大为头疼，自是少不得一顿责骂。不过柳三变爱穿白衣，柳母也没有办法，只好让人多备些白衣，用心浆洗干净。

夜幕将至，饥肠辘辘的柳三变抱着衣襟里的战利品疾步往家赶去，却与人迎面撞个满怀。原本就在衣襟里不老实的小黄鳝被撞落了一地，乍一得到自由就奋力地扑腾乱蹦，同时洒落一地的还有很多莲子。

看着地上一片狼藉，柳三变心情很糟糕，刚想抱怨几句，抬头就看到女孩惊慌失措的面庞，他不由得将话咽了回去。女孩慌乱地说着“对不起”，手忙脚乱地想去帮他拾起地上的黄鳝，却因为害怕而不敢碰触，一条都没有捉回来。

柳三变不忍心责怪，反而蹲下来帮她捡地上的莲子，他还没见过这么胆小的女孩，便好心嘱咐她：“没关系，以后天黑了走路要小心些。”

“谢谢小哥哥不怪我，真的对不起。”

借着昏暗的光线，柳三变打量着眼前这个慌乱的女孩，才发现这几年从来没有见过她。因为经常出来玩的缘故，但凡是白水村的孩子他都认识。可是今天撞到的这个女孩却不像是本村的人。

“你叫什么名字？”

女孩诧异地抬起头，看了这位好心的小哥哥一眼，又赶紧低下了头，声音低不可闻，“云容”。

“是云想衣裳花想容的那个‘云容’吗？”

“嗯。”女孩羞涩地脸一红，头埋得更低了，柳三变并未放在心上，而是兴奋地说道：“我叫柳三变，家里排行老七。对了，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呢？”

“我今天刚来到这里。”

原来如此，柳三变心下明白，收拾好地上的东西后他并不急着把包好的莲子还给云容，他不想这么快就分开，于是说：“天色已晚，你对这里又不熟，你家住哪里，我送你回去吧。”

云容没有拒绝，她的确不熟悉这里，否则也不会因为天黑而慌乱地撞到人。

就这样突兀却又稀松平常的相遇和开始，在他询问出她名字的那一刻，他们的命运便交织在了一起，离离合合，无法撇清，不能相忘。